借古开新——刘灿铭书法作品展

开幕时间:2023年11月29日 上午10:00
展览时间:2023年11月29日—12月17日
展览地点:淮安市美术馆1、2号展厅(淮安市淮安区翔宇南道15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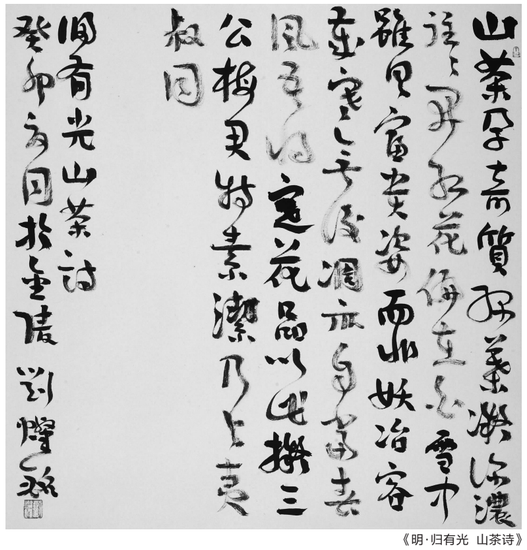
借古开新——刘灿铭书法作品展

从历史走入当下 构造诗意栖居的“生命风格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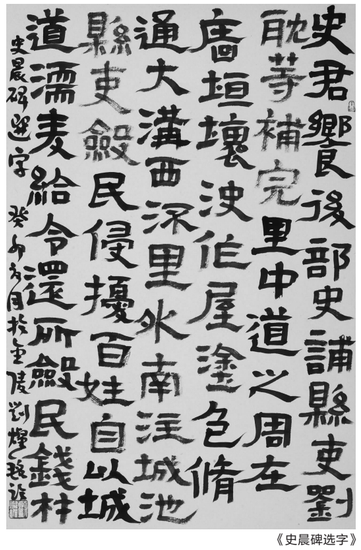
刘灿铭

江苏靖江人,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博士,师从王冬龄教授。现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,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,民盟江苏省委副主委,江苏省文联委员,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,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秘书长,江苏省佛教协会副会长,江苏省政协书画室副主任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,江苏省第四届“紫金文艺奖章”获得者,江苏文艺“名师带徒”计划名师,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专家。曾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院长,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,南京书画院院长,江苏省政协常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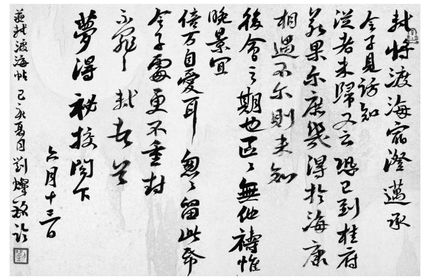
作品入选“全国第五、六、七、八届书法篆刻展”,其中第五届获“全国奖”;作品特邀“全国第十一、十二届书法篆刻展”;作品入选“全国第四、六、七、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”,其中第四、六届获奖;作品多次被中南海、中国美术馆、国家博物馆、江苏省美术馆等收藏。2002年获第八届“江苏省十大杰出青年”提名奖;2002年获江苏省“新长征突击手”称号;2005年获南京市文学艺术政府奖;2006年获江苏省委宣传部“五个一批”人才;2007年获得江苏省中青年“德艺双馨”文艺工作者称号;2010年获中国书法家协会“中国书法进万家活动先进个人”称号;2012年江苏省首届十大优秀中青年书法家;2014年当选敦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十大影响力人物;2022年入选江苏省优秀美术家系列展;2022年获江苏省第四届“紫金文艺奖章”。先后在江苏省美术馆、中国美术馆、荣宝斋美术馆办展,在美国、德国、澳大利亚、尼泊尔、马来西亚、斯里兰卡、埃及、泰国、韩国等地举办个人书法展;出版有《中国现代书法史》等专著,在《中国书法》《新美术》《艺术百家》《东南大学学报》《中国美术馆》《中国书画报》等报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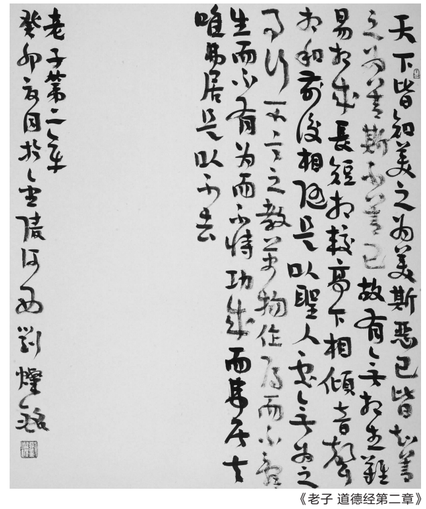
《明·归有光 山茶诗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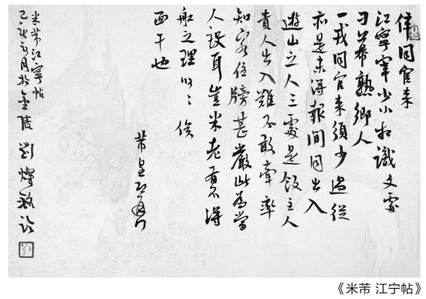
《史晨碑选字》



《苏轼 渡海帖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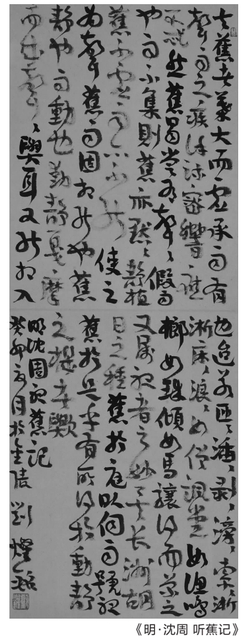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老子 道德经第二章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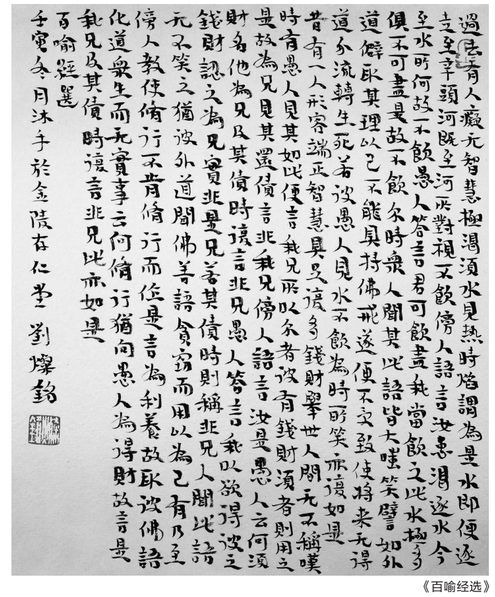


《米芾 江宁帖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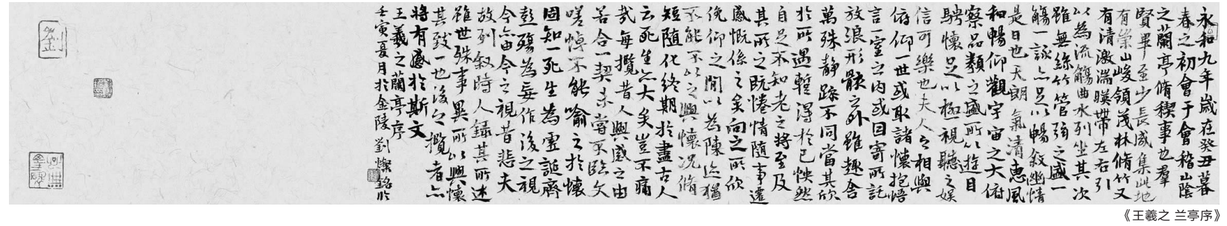
《一庭半卷 七言联》



《明·沈周 听蕉记》



《百喻经选》



《王羲之 兰亭序》

略说灿铭的书法

□尉天池

灿铭教授的书法品格纯正、内涵丰富。笔者在此只是概略提出如下三点浅见。

其一,灿铭在师承敦煌写经基础上的书法创作,其特点是以古朴、简洁、灵动的笔法笔意,体现出醇厚、清明、超逸的艺术品格;以其夸张、写意、多变的手法使形体的部件之间在挪移、收展、避让、就应、融通中展现出体势的创变以及意蕴的丰富,从而突破了匀整的法式,演化为在方阔的外状中举止洒脱、意气涌动、朴华并茂的情势及遒妍相容的风致。于是成就了出于本我的气度宏阔、气韵醇厚、神采焕发、既古且新的书法创作。这也是他既植根传统,又不泥于模式的一个明证。我们还能够从他善于变通的笔迹中,领略其自主、自信、自在、自由的创作情怀,以及纳古法于新意之中,出新法于古意之外的创作才华。

其二,灿铭的行书、草书、行草书皆自成一格。其中共同的可贵之处,在于流动中善于淹留。流而不浮滑,停而不凝滞。留与停皆神思从容、节奏浑然、意气贯注。因而既不一路滑过,亦非纠缠不休。仅此也可见他对行书、草书创作见解的一斑。

其三,灿铭的书法之所以能称其为创作,原因多方。其中一点是他师承诸体书法的同时,在主观理念、意欲、才智的驱动下,善于汲取、变通、融化、创新。这一个性化书法创作的关键,在灿铭的书法作品中不仅已有显然的展现,而且还预示出能再辟新境、再创佳绩的前景。

借古开新

□卫彬

鲁迅先生在谈及中国新文化理想时说:“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,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,取今复古,别立新宗。”这种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观念,表现在刘灿铭的书法中,即是借古开新。通观灿铭兄的书作,我们或可说“借古开新”是其书法创作的“辩证法”,以古为师,深入研习传统经典,续其血脉,又鉴古观今,在古与今的碰撞中,别开新面。某种程度而言,他是一个清醒的历史主义者,既不执古绳今,亦不执今律古,而是法古不泥于古,取今而不限于今,故能从容不迫伫立于时风之中,也为后来者提供了一种既正且新的模式与通道。

本次展出的是灿铭兄近年来创作的六十余件书法精品,诸体兼备,临创结合,既有尺牍小品,亦有鸿篇巨制。其中临摹历代经典作品二十余件,占作品总数的三分之一,充分体现出灿铭书法创作中一直注重的“借古开新”的整体风貌。所谓“借古”,是他对传统经典进行了数十年如一日的研习,既是孜孜矻矻的追求,也是一种恒久的坚守,这点我们从本次展览的临摹作品中可以约略窥得一二。既有金文、汉碑、唐楷等金石碑刻,亦有简牍、敦煌遗书等新文物资源墨迹,更囊括了“二王”、苏轼、米芾等传统经典帖学。渊远的传统书艺,在灿铭兄笔下呈现出深广、娴熟之气,无论是大草的纵横开阖,还是小楷的方寸圆融,他皆得心应手,挥洒自如。因此,灿铭兄的“借古”,首先是借古人的笔墨正本清源,寻获书法的尊严,故而还以古法借镜观形,崇书法之正道,扬时代之正气,为人从艺追求一种“大境界”与“大气象”。

但是,“古”并非凝固、一成不变的,所谓“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”,借用德勒兹的流动与生成理论,书法也必须与活生生的现实,与个体的生命进行对话和排列组合,才会生成一种全新的可能。因此,所谓的“开新”是指灿铭兄的书法取向源于传统,又不囿于经典的光环。从选择上看,灿铭是理性的,因其“借古”,故而具备极强的“出新”能力。但他并非要破旧立新,而是借助对传统经典的广泛学习,采取新的排列组合,通过不断变通与叠加,使传统经典审美呈现出新的面貌。在其数十年来书法研习中,他一方面不断从新出土的书法文献中获得审美上的体认;另一方面也从当下的时代景观中分析、记录各种风向与变化,从而构建自身书法艺术的主体性。在这种主体性的形成过程中,灿铭始终保持着对“历史审判”的清醒认识,从而避免了一味追求精巧与文雅。他以其独到的眼光取传统之精华,并与今人审美追求融合,创造出了具有鲜明时代印记与个人特征的书法风格。

因此,灿铭兄书法的“开新”还有一层意思,即避免陈陈相因,从书法与现实的不同角度,寻找属于个体的艺术密码,进而获得一种差异性与生命力。而获得这种生命力,必须与“今”为谋。无论是敦煌写经,还是“二王”“苏黄米蔡”,灿铭兄借古之名而把书法还原为一种活生生的当代文化,从中领受一种全新的当代生活,从历史走入当下,从彼岸走向此岸,既丰富了传统,又将书法从庙宇中解脱出来,走向真切的人间。如果说“借古”是回到书法的原乡,那么“开新”则是一次次回到当下的具体行动,是以敏锐的审美力构造一种新的文化生命系统。这种当下性,不仅表现在书写内容上,兼顾古今中外文化典籍,也表现为生动的现场感。虽然从这些临写与创作中,我们可以窥见久远而幽深的书艺源头,但在郁郁的笔墨之外,我们又看到了一种弥漫性、某种悬置的状态、流动的精神,幽远、朴茂、古拙,总之,意趣淋漓,既取法正宗又似乎溢出了原有的边界。

为什么这些带着独特书写性质的作品,会击中我们的心灵?我觉得首先是一种不拘一格的审美态度,当一种艺术被约定俗成的模式固定之后,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标本性质,因此即便临帖,他也不单单追求形似,而是鲜明地烙上了个体独特的刘氏印记,一种精神的纹路,那是书家特殊的个性与灵感的注入。从书法本身的发展来看,其“真”与“美”的规则也处于一种流动之中,那些无名的写经,那些不为人知的简牍,似乎也从另一个方面紧紧抓住了我们的心。灿铭醉心于这些“诚”与“真”之物,而不仅是约定俗成的“好”,因而能够更加纯粹地接近生命中那些习焉不察的“美”,下笔具有了天然的机锋,此时,书家更接近于赤子,而远离了身份的焦虑。

由此,灿铭的书法较多地呈现出一派天真的气象。所谓“大巧若拙、大辩若讷”“大音希声、大象无形”,把线条从中刻意求工中解放出来,进入神游于天地的境界。纵观艺术史,从艺术家的晚期风格考察,天真者多,而匠气者少,更多地表现个体的心性。而心性,又从艺术砥砺与人生修为中来。灿铭的书法语言,舍弃了很多的修饰与累赘,这并非是离群索居,而是找到了心灵深处别样的呈现方式。维特根斯坦说:“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命形式。”灿铭书法的特殊造型,乃是为了进入自由与纯粹的精神世界,既和盘托出真实的心灵,又在当下与艺术碰撞的层面,极简地、直截了当地融入当代生活,且丰富了书法的审美意蕴。

《周易》有云,“日新之谓盛德,生生之谓易”。传统样式的书法在与当代精神生活的艺术融通中,借古开新尤为重要,借古不是复古,开新也不是另起炉灶,而是“奉天法古”“奉常处变”。灿铭的书法观其实是一种多元、辩证的历史观,正因如此,他的书法不拘囿于某一种观念, 而是将生命作为艺术品,在历史的过渡与中间地带,寻找一种诗意栖居的“生命风格”。他的创作、理念、思想与生命互为一体,始终处于一种兼收并蓄的延展状态,众浪大化中,坐看云起时。